

嘉泰壬戌六月六日

錢清三槐王畿字千里得晉大令保母志

并小硯於晉山樵人周二物予皆親見之志以軌刺軌四垂其三

為錢文皆隱起已斷為四歸王氏又斷為五凡十行末行缺二字

不可^知第六行缺十二字猶可考曰中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黃岡^{今作}

硯背刺晉獻之字上近右復有永和字乃劃成甚淺瘦永字亡



其磔和字亡其口硯石絕類靈璧又似鳳咮甚細而宜墨微窪
其中或以為王氏舊物用故窪非也按米氏書史晉唐硯制皆
如此點筆易圓也自興寧距今八百三十載八異哉物之隱顯抑
有定數而古之贗一目前能知之歟又按畫記大令以晉孝武

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乃終上推至乙丑歲年廿二其神悟已如此
言語翰墨之妙固不論也此字與蘭亭叙不少異真大令之名
蹟不經重摹筆意具在猶勝定武刻也梁雲龢云羲之為會

誓獻之為吳郡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跡蓋右軍自去官後便家
山陰今戢山戒珠寺乃其故宅而雲門寺乃大令故宅去黃
岡皆不遠宜有是物也

保母志有七美非他帖所及一者右軍與懷祖

王述

同家越右

軍郎邪族懷祖太原族故大令首言郎邪所以自別古人之重氏

族如此二者世傳大令除洛神賦是小楷餘多行草此乃正行

備盡楷則筆法勁心與蘭亭叙樂毅論合已外雖東方贊黃



庭經亦不合也三者蘭亭叙世無古本共寶定武本刻於數百
年之後寧不失真此乃大令在時刻筆意都在求二王法莫信
於此四者不惟書似蘭亭文勢蘭秀六類其父又與并夜伯
倫淵明遠公所作同一標置五者定武蘭亭乃前代巧工所
刻嘗以他古本較之方知太媚此刻甚深惟取筆力不求圓
美雙字之掠夫字之磔載字之戈志字之心再三刻削乃成
妙畫蓋古之能書者多自刻鍾元常刻受禪表李北海之

寓名黃僊鶴伏。一之類此孰亦恐是大令自刺不然何其
妙也六者意如婦人而能文善書入玄乃知當時文風之盛婦
人可稱者不獨楊皇后魏夫人衛茂猗謝道韞輩又知古人
教子既使之外從師友還居于內亦使之婦人之能文藝知道
理者與之處宜乎子敬為晉名臣也七者預知八百年餘事雖
近於異然古之賢達如此者衆伊川之為我樗里之知葬此出
於神明虛曠自然前知豈必運式持籌而後得之哉但此字

較之蘭亭則結體小疎當是年少故爾右軍書蘭亭時年五十一多大令卅年工夫也數日與諸名公極論曰備著之



保母志與蘭亭同者廿四字之三年在各二文能老趣興歲丑日

終以曲水於悲夫後者與右軍他帖同者十八字行秀王勲書善

七十三二月六無小官貞而其嘗見大令於雜帖者三字獻寧而見

於蘭亭叙右軍帖者大令帖中亦多有之此刺大都百五字其可

以他帖驗者凡四十五字餘六十字如保歸柔恭屬解釋交螭

墓志等字尤精妙絕倫晉宋以來書家所未有也壬戌十月余
故人了洪澧師携墨本自錢清來示余且言六月六日過王君有
野人自外至出小硯以饋王君之子云春時斲山得之洪取視
見硯背有永和及晉獻之字知是壙中物問有碑否野人云
一甌上有字已碎矣亟使致之明日持前五行來是時猶未斷
也驗是大令保母墓志而文末具又使尋之旬日乃以後五行來
斷為三矣一以文牀上有交螭字者是也一為小兒壘塔上有曲



水字者是也一弃之他處碎而復合似有神助野人周姓居越之誓山門外去錢清六十里不致之他人而致之王君亦異矣王君攜甄硯入都余得借觀累日或以為王君贗作以欺世亦有數人剽別本以亂真者然余觀此志斷非今人所能為予學書卅年晚得筆法於筆丙文世無知者諦觀此刺若合一契而謂王君能為之歟誠使今人能為之則別剽本便當並駕何乃拙惡如彼也或謂大令晉人不應於研背自稱晉獻之此見其

偽亦非也大令刺硯背以殉葬知八百年後且出故先書晉以
自見又案厯代印文皆不稱代惟魏晉率善令則曰魏率善
某官晉率善某官生人用印猶得稱晉殉葬之硯不得稱晉
乎或謂又蜀為李氏所據久非晉有安得廣漢人而為王氏
之保母此亦非也獻之之稱郎耶是時晉豈有郎耶哉亦本
其世之所自焉耳今西北人子孫多矣然各從其父祖言之按
意如以惠帝元康六年生爾後蜀雖亂而晉遣使羅尚在蜀

甚久不可謂蜀非晉有也永興元年李雄克成都軍大飢
蜀人流散東下江陽意如之出蜀或在此時矣 或又謂佛
之徒稱釋起於道安大令時未應有釋老之稱此又不稽古之
甚者阿含經云四河入海與海同流鹹四姓出家與佛同姓釋佛
姓也此土謂佛為釋久矣志稱釋老以佛對老非謂佛之徒也晉
史云何充性好釋典崇脩佛寺是也然道安以前比丘各稱其
姓道安欲令皆從佛姓初不之信後得阿含經始信之爾後此

士比丘皆姓釋如釋惠遠是也案何充是中興初人道安習鑿齒
皆依栢溫於荊州心與大令同時亦非異代事也 或謂此字
多似蘭亭疑後人集蘭亭字為之此又不然大令字與蘭亭同
者何心保母志而已然大令平生行草多心行少試以官帖第
九卷中行書帖較之相過一帖同者十六字相終無日在末暫坐
感：得古盡痛此所不流思戀一帖同者九字事既將視左右
無喻盡十二月二十七日一帖同者十一字日擦之歲盡感懷不怠情

得靜息一帖同者四字靜是極無發吳興一帖同者八字吳興
感喻不靜兄情其他三兩字同者不可勝紀右軍大令既是父
子不應疑其書蹟之同今人父子書蹟同者衆矣大抵大令字
與蘭亭合縱是他字偏旁亦合如兄况吳娛搽蹤是也擬是行
草下筆亦合如無無暫暫是也又案唐人集右軍書碑率多俗
惡此刺高妙如老夫水三字又似跣窻矣決非集字也 或
又謂降自南朝始有銘志埋之墓中大令時未應有之此又不

然漢謝君墓甌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造此墓甌又武

陽城東彭山之巔石窟中有漢帝章建初二年張氏題識三

所洪氏隸釋云此亦埋銘之椎輪也其不始於南朝明矣 或

謂東坡金蟬墓銘云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

尚勿毀也此末章似之為可疑予謂東坡意其理之或然大令

知其數之必然作者之言自應相迤近越人於地中得一石有詩云

笑椎畫鼓過江東身到蓬萊第一峰坐看海雲迎日出千山渾

在

缺二字

中末章又與東坡潮詩合矣東坡固是文宗然以兩保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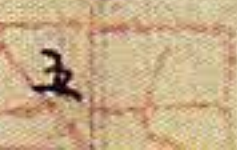
志較之高識者自能定其優劣也

或又謂保母王氏之妾不

當言歸王氏金蟬碑謂之隸蘇氏為當予謂既曰母矣稱歸何
嫌且東坡銘其弟之保母故稱隸使子由自銘則不忍稱隸矣
此以見古人之忠厚也



世人好妄議如此令人短氣予恐流俗相傳誣毀至寶故不得
不力辨雖然妄議可以惑庸人博雅之士一見自了不待予之



喋也。既入土八百餘年，已腐壞，恐不能久。近所摹本，比初出
土時，已覺昏鈍。摹之不已，日就磨滅。得墨本者，宜葆之哉。

予既作此跋，將書以贈千里。以疾見妨，自四月至于

九月，乃竟既致諸千里。後月餘，過錢清，與元卿

千里同觀，聊記其後。番易姜夔堯章

